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说“白发如新，倾盖如故”，说的是人与人交往感情的厚薄，不以时间长短来衡量。这话说得真好！想起与当代作家陈忠实的交往，我的感觉尤其深刻。

不觉得，陈忠实先生去世九年了。先生和他的《白鹿原》每每被人们提起，报刊及网络平台上，时常有缅怀的文章见之于世，当代作家及其代表作排行榜上，忠实先生和《白鹿原》从不缺席。2017年第三期《当代》，就刊发了当代作家叶广岑的一篇回忆陈忠实文章《白云一片去悠悠——纪念陈忠实去世一周年》。她说在1994年，自己突然成了“待业中年”，由于工作调动没有衔接好，原单位本来就对边工作边发表文学作品的她认为是“不务正业”，便索性将她迁出……大半年时间里没有工资、没有单位，只是晃荡，那有心情写东西？无奈中想到了“娘家人”——陕西省作协。

叶广岑进了陈忠实的作协主席办公室，理直气壮地说：“作协不替我做主谁替我做主！”陈忠实一听笑了，拿起电话就拨通了西安市文联党组领导……而在当时我真的没有什么名气，写作水平很是一般般，我甚至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厚重作品”叶广岑在文章里说。之后，一如大家所知，叶广岑解决了“衣食所安”，她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2001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青木川》2007年出版后声名远播，进入2011年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前20名，长篇小说《采桑子》《全家福》《状元媒》都产生广泛影响；2021年8月，年过古稀的叶广岑的儿童文学作品《耗子大爷起晚了》从582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成为18名获奖者中的一位。目前、叶广岑被公认是当代中国最有潜质的作家之一——“什么是朋友呢？这就是朋友。”叶广岑在《白云一片去悠悠——纪念陈忠实去世一周年》里如是说。

1997年5月，延安。我应邀参加陕西省作协组织召开的全省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我当时40岁过了，在《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飞天》《星星》这些报刊上倒也发表些小小说、散文和诗歌，出过几本诗集，但面对“青年作家”这个头衔，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开幕式当天的晚上，第一次见到陈忠实。他坐在宾馆单人房间的老式木沙发上，呷了一口，

才放开手里攥着的一瓶绿瓶子的西凤酒，说这几年你的作品有点少哩！这个直奔主题的见面场景倒是与众不同，也让我有了惊觉与深刻。接着，我们编起了安康作家创作，他对曾在安康铁路分局工作、后去海南的作家杜光辉产生极大兴趣，说《车帮》《商道》写得好啊！当年杜光辉的这些长、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相继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有的被拍成电视剧，还相继获得“上海长中篇优秀作品奖”“海南双年文学奖”等。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杜光辉的《车帮》《商道》最早被《新华文摘》转载时，陕西省作协创联部主任吴祥锦给我打来电话，说怎么也联系不上杜光辉，安康铁路分局宣传部是杜光辉原来工作的单位，只能提供杜光辉调往海南的信息，但具体单位却不知晓。她说，省作协领导决定专门为杜光辉开个作品研讨会，但现在找不到这个主角怎么办？便找到了在媒体工作的我。于是，经过一番联络，杜光辉和吴主任取得了联系，省作协组织召开的杜光辉作品专题研讨会得以顺利召开——这是我所知道的省作协对安康作者召开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杜光辉是我的朋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而比较了解他，对陈忠实的询问也就说得详细些。陈忠实说：“不行了回来，到作协搞个专职创作，这么好的娃不能在那里耽搁了……还可以去编《延河》；当然了，我建议了，党组审定。”陈忠实了解到杜光辉当时在海南工作不够稳定、最早工作的单位撤并，很是影响创作的状态，马上殷切地发出邀请，再三让我把话带到。为此，如今以长、中篇小说《大车帮》《哦，我的可可西里》蜚声文坛，多次入围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一级作家和时任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的杜光辉，当时很是感动，

忠实先生在飞翔

陈敏

在陈忠实先生去世后，专程去西安看望忠实先生的夫人、并邀请忠实夫人来海南过冬，多次撰文感念陈忠实的关切和各类文学活动中对他的鼓励、提携。因为这样，这些年杜光辉文学创作毫不松懈，除了在《人民文学》《时代文学》《鸭绿江》发表小说作品外，今年还在《万松浦》《四川文学》等主流刊物刊发了不少散文，2001年5月下旬，我主编的《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基本成型，编录的有80多万字，包括本市的中国作协、省作协、市作协会员180多人的作品，原稿厚厚的一尺多高。出版前我想得有个压轴的，便把一大包作品复印件不打招呼、就径直寄给陈忠实，附信说请他写个序。大约一个星期就收到陈忠实回信，说我做了件好事，有的地市还没有这样弄过；说他太忙，作品倒是大概看了，安康他知道的作家都在里面，还行。但是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再仔細看，也就不好写序，务必谅解……末了，那寄给他的复印件都没退，倒是给寄来了横的、竖的，长短大小不一的、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几种形式的题词“群星灿烂——祝安康文学作品出版 陈忠实 2001年6月5日。”每张题词的宣纸还折叠得棱角分明、上下对称。收到后，我的心里沉甸甸，想陈老汉下的功夫不小哩，只怕不比花费一两个小时，洋洋洒洒地写个三两千字的序省事！

《安康作家优秀作品选》当年出版后，有了反响、也有了结余。我专门委托在西安一杂志社打工的一本土青年作者去西安找陈忠实，送上3本书、并送上500元润笔费。不料，陈忠实见了书高兴，但坚决不收这500元，并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解释说文人都穷、出个书不容易哩！最后，信的结尾，陈忠实又几乎是批评我，说我得有自己的创作哩！看来，陈忠实固然支持和欣赏

编辑这种区域性系统性的作品集，但他更希望看到文学作者创作出具有个体生命体验及其独特感悟的作品，文学的灵魂和生命，毕竟是创造。他对我“紧追不舍”，更多体现出他对我们的殷殷期待、他对文学陕军壮大发展的呕心沥血、他对作家深入生活从而创作出有血有肉文学作品的导引与激励。

我虽然是1997年5月延安开会才见到陈忠实，但是之前间接地和他打过交道。1993年3月，我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会员申请表，很是发愁，因为上面要求得找两个是中国作协会员的作为介绍人，当时安康本土身边的一个也没有，怎么办？我把申请表填好后，直接寄给陕西省作协、我熟悉和敬重的田奇老师，他是中国作协会员、我是知道的。很快，田奇老师来信说他当下签了字、然后就在作协大院里坐着等，等呀等，一下子看到了陈忠实上厕所路过。陈忠实说我知道、陈敏是个写诗的，《延河》上发过。他签完字、便急匆匆地走了。于是、大功告成，田奇老师直接把我的中国作协会员申请表寄给了中国作协创联部——他说好顺利哩，你运气真好！

这大约就是忠实先生对我最初的一点儿印象。之后几年，忙乱些编务和杂事，没有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在主流报刊零零碎碎地发点儿作品。当我参加1997年陕西省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见到忠实先生时，他对我的批评“你的作品有点儿少哩”，就是有的放矢；当时负责会务的省作协创联部负责人说，就是陈忠实主席让通知我参加这次会议的。

这些年又开始读与写了，感觉背后有那么一种力在推你搡你，你不得不读、不得不写；不写，心里空虚懦弱，两眼苍茫，看谁都在躲闪后退，看谁都怕人家张口说最近发了啥？一些发了

的报刊似乎不够塞牙缝，权当是铺垫，权当是药引子专治懒惰，畏缩与畏惧；于是乎一大早还没从床上爬起来，便以半卧的姿态，揉揉眼睛先看《诗刊》《星星》，张二棍、余秀华、刘年这些人的诗，其中好的过几天再次看看，每次都尽力读出些新意见来，当然，得静若止水似地读，不用心不专注是读不出什么的；两眼昏花、私心杂念蜂拥而至时不如不读，不如去客厅走九圈减个肥。外卖诗人王计兵在《人民文学》《诗刊》上的还行，起码精神可嘉么！那些年在《西部》《中国校园文学》《当代》《诗刊》《文艺报》《农民日报》几家报纸杂志发表了些作品；2024年在《上海诗人》《椰城》《阳光》《当代·诗歌》也发表了些组诗和短诗，2025年诗歌重返《绿风》《草原》《岁月》《东京文学》《星星》，并在《阳光》发表了13000字的短篇小说，在《胶东文学》《创作》发表了组诗，这些显然算不得什么，只是说我在眺望中奔逐了一小段路程，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庄严感的驱动——今生今世，我和许许多多的文学的追随者，会一直跑下去，尽管永远也达不到陈忠实、叶广岑的高度与里程，但我们努力了、我们没有纹丝不动，我们在永无止境的路途成为砂浆与石粒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我们自己觉得这条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铺垫、去延伸；至少当更多的人蜂拥而至、一路向前时，他和她的步子与丰歌会回响我们的瞭望与奔逐。

陈忠实先生是2016年4月29日去世的，许许多多的文学作者和我一直记得。这几年来，我也经常在想陈忠实先生对我的期许、对我的好。我想忠实先生的好，在于他作品卓越和品格高尚，在于他对叶广岑、杜光辉热忱扶助，在于他对我和我们一代人殷殷的期待……在于忠实先生对于文学的忠诚和挚爱！诚如叶广岑在《白云一片去悠悠——纪念陈忠实去世一周年》一文所说：“我们应该珍惜生命，有紧迫感，韶光易逝，时不我待，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以积极乐观、开朗的态度投入生活中去，在生活中提炼人生精华。生命的长度也许更多地被命运把握，生命的密度却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忠实走了，他的灵魂在陕西大地上飞翔。”叶广岑如是说。这些年来，叶广岑从无懈怠，尽管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笔耕之路却也走得健步如飞，时时成为我们的力量和方向。

——其实，忠实先生的灵魂，又岂止在陕西大地上飞翔呵！

二舅回家

李思纯

记忆中，每当和老母亲聊起她的娘家往事，她总会悲凄地提起我们素未谋面的二舅。

我有四个舅舅，母亲总念及二舅的原因，是二舅自打十五岁那年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六十年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是不是还活在人世。

当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外公外婆带着一家人住进了牛棚。大舅满十五岁的时候，外公和外婆相继因病去世。为了活命，大舅领着十三岁的二舅给同村的乡邻打工，换口粮养活年幼的三舅、小舅和母亲。没活干的时候，他俩就去做挑夫，给公社挑粮挑盐。翻越五千岭的重重高山河谷，到汉阳坪换了货再折返池河，往返一趟能换回两升苞谷。母亲出嫁那年，小舅只有八岁，为了让小舅吃一口饱饭，母亲不得已，只能带着小舅嫁人。后来，三舅常年给别家放牛，大舅如果只找到一个人的活，二舅就在家落了单。二舅落单的时候，时常去一个老表叔家蹭饭吃，顺便也帮老表叔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那年冬月的某天，老表叔的哑巴闺女突然不见了。一家人张罗着亲戚朋友四处寻找，怎么都找不到，拖了个把月，派出所断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有人竟然怀疑到二舅头上。有一天傍晚，残阳如血照在池河上，二舅被陌生人掳在池河岸边废弃的小院里逼问哑巴妹妹的下落，无论二舅怎么辩解和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他们将二舅捆起来狠狠揍了一顿，二舅腿瘸了，眼窝乌青，整张脸肿得老高，满是血污。本来就单薄又满是补丁的夹衣被撕成碎缕。据邻居婆婆后来讲，二舅大概是为了洗脸，站不稳，就滚到了河里，再一路踉踉跄跄回到自家牛棚，细瘦的身子顶着一身泥水瑟瑟发抖。二舅窝在冰冷的牛棚里睡了三天，没等回大舅和三舅，带着一身伤悄悄地走了。

回忆几十年光景，其实也就弹指一挥间。我们看到的变化，就是母亲的眼神由清亮到黯淡，眼神里希望的光再也没有了。大舅因病去世后，老母亲念叨二舅的次数更多了。一到寒冬腊月，她就猜度二舅是不是还活着？会不会当年出走就已经饿死在外面了？如果活着，他去了北方还是南方？

但是，她压根儿没料到，二舅会在失踪六十年后的某天突然回来。2015年的正月初五。正午，难得的好太阳驱散了一些寒气，金色的光辉穿过梧桐树光秃的枝丫铺满院子。母亲沐浴着暖阳静静地站在院坝边，从她那里望出去，山下通往山外的村道一览无余。因为过节的缘故，村道上跑过的摩托和小车比平日多了几倍。母亲就那样望着，一边望一边猜是哪家的客。小舅家的房子在村道拐弯的尽头，母亲常常一抬眼就能看到小舅佝偻着身子从院子里出来，有时候是小舅的孙女，那小不点蹦蹦跳跳从院子里跑出来又跑进去。

太阳不知不觉慢慢攀上了屋檐，母亲在突然落下的阴影中感觉到有些困倦，正当她不想再望下去的时候，她看到那个小不点又飞快地跑到村道上，紧接着追出来小不点的妈妈，她牵着小不点向她这边坡上指了指。然后出来三个男人，除了小舅，另外两个是谁呢？母亲没看出来。她看着他们向沟里的方向走过来，甚至能清楚地看到他们在指她，指她身后的房子。这时，母亲断定，他们是来看她来了。

母亲就那样一直望着小舅他们说笑说笑从山脚下爬上来。小舅叫了一声“姐姐”，给母亲指了指他身后的人，“你看看这是谁？”母亲就盯着他身后那个面目清瘦的老头看，他头发灰白，背微驼，穿一身黑色的棉衣。母亲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向他伸出双手去，“这是树家呀！你是不是树家呀？”二舅泪流满面，一把扶住母亲的胳膊。“姐姐，我是树家，我回来看你了！”两人搀扶着互相打量，又哭又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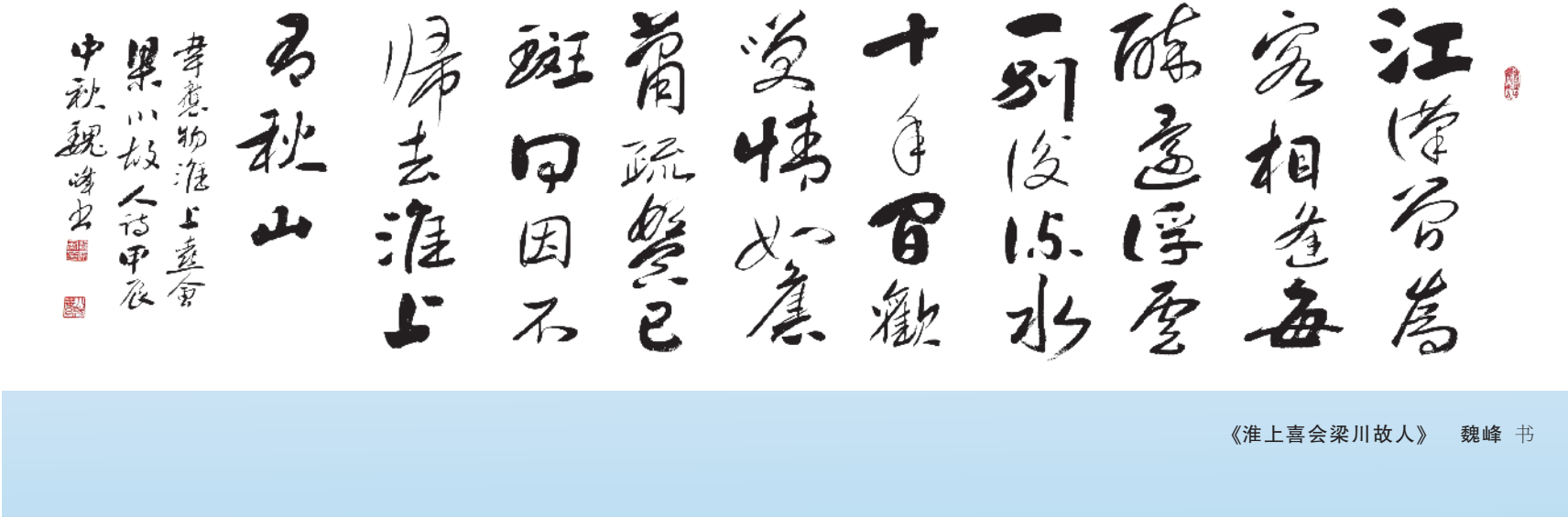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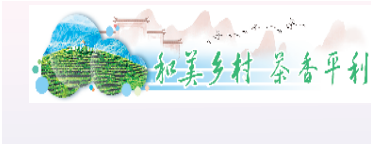
二舅当年流落到甘肃武威靠短工度日，后来因为勤奋好学被招进林场并在那里安了家，如今儿孙满堂也算圆满。这次是带着大儿子一起回来，儿子和他一样身材挺拔，仪表堂堂。说起这么多年杳无音讯的事，二舅解释说，当初离家出走到处流浪既有对恶人的怨恨，也是因为穷怕了，发了誓言要混出个样子来。所以一年一年的给人当长工，无论日子怎样艰难就是不想回家，逼迫自己忘了旧事。时间一长，等自己学会了写字想给亲人写信的时候已经记不清老家的详细地址了。还真尝试着给他这位姐姐写过几封信，却都被退了回去。就连这次回来省亲也是机缘巧合，他在工地上开车的儿子无意中结识了一位陕南民工朋友，聊起家乡的人和事越聊越近，越聊越亲，最后竟然发现是同族的远亲。后来就把那位远亲干脆请到家中，就这样，解了二舅的乡愁，也圆了二舅回家探亲的梦。

二舅住了二十多天，母亲每天换着花样给他做家乡菜，恨不得将六十年的思念和亏欠的爱都揉进一日三餐。吃完饭后两人就一起坐在院子里拉家常，一说话母亲就握住二舅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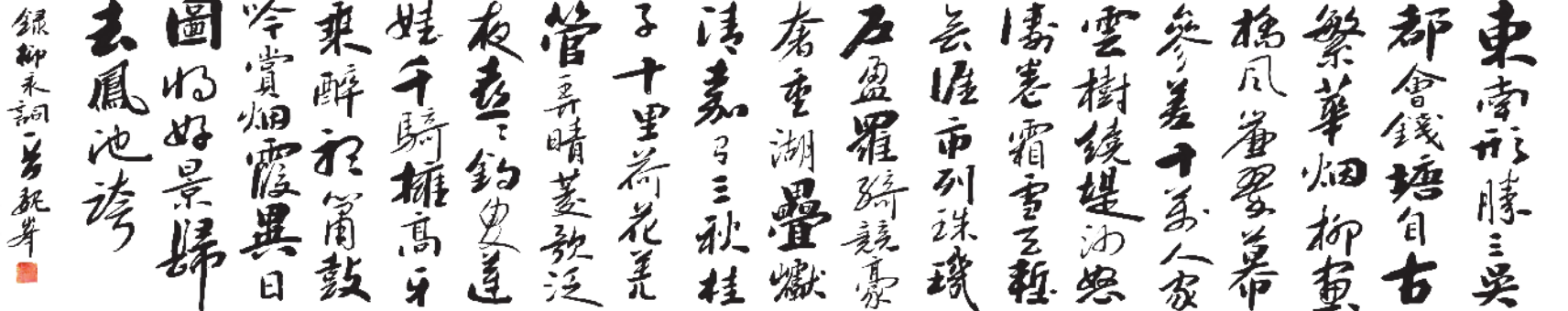
该回去了。二舅那天抹着泪跟母亲告别，“姐姐，我这一走，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看你……说不定，就是永别了呢。”母亲的手一遍遍抚摸二舅的肩膀，强颜欢笑，不知道怎么安慰二舅，也不知道怎么劝解自己。她已经八十多了，二舅也是七十有五，二舅说的是实话呀！这时她又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去打开尘封多年的红木箱，翻出件厚实的蓝布棉袄，不由分说地给二舅穿上。看二舅穿着正合身，母亲抹着泪笑：“我专门给你留的！留了七八年了呐，你看，多合身哪！”

那件棉袄，本来是多年前政府干部重阳节来慰问母亲时送给她的，素来不给人添麻烦的母亲后来非让干部帮忙换件男款。我们当初不理解，还因此责怪过母亲，没想到母亲竟是给二舅留的。

二舅那天就穿着这件崭新的蓝布棉袄离开，母亲牵着他的手一直将他送到沟外。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魏峰 书



《望海潮·东南形胜》 魏峰 书

庭院种花记

肖玉城

我不是乡村里第一个在庭院里种花木盆景的人，邻居们早就在庭院里修起了花坛儿，养起了花儿，摆上了盆景，把庭院收拾打扮得靓丽了起来。我种的花苗子，大多是来自朋友、邻居们的分享，有在网上买的，也有自己在山里挖回来的。

两棵碗口粗的凌霄花儿老桩，是侄儿汪杰、汪小虎从岚皋县给我搬过来的。我那挑担哥哥元国安不知咋也来了兴趣，不辞辛劳，不怕危险，钻进悬崖陡壁的山里，给我挖回一株大杯子粗细的紫藤桩子，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水，给我送上来，这位是平时在家里领带白衬衣，皮鞋擦得锃亮，四两灯草都懒得拿的人呀，这番真情实意的，算是下了一番功夫。

人以群分，有了爱好，渐渐地就有了圈子，侄儿汪杰给我介绍了专门制作盆景花木的储老板，买茶叶的付老板带来了城里酷爱花草苗木的杨先生，他们有专业的花木盆景的技术素养和艺术眼光，经过他们的指点，我的庭院有了新的变化。

乡村的庭院里种起了花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人们常见到的庭院里是鸡棚、瓜架。

现在的庭院，鸡棚没有了，瓜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汽车、摩托车，角落闲置着的地方，摆放上花木

盆景，环境清新雅致。

乡村里的老百姓，爱上了花木盆景，不经意间的变化，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追求物质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在提升精神生活的品位。

我对种草养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忙时耕田，闲时养花，提升了精神境界，确实能够让人修养情绪，放松身心，陶冶情操。虽然种的都是一些极其常见的花木，但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神韵：牡丹花雍容华贵、芍药花的端庄秀丽、海棠花的风姿绰约、紫薇花的热情奔放、凌霄花的恣意张扬、兰花儿的君子气质、映山红的烂漫、桂花、金银花的馨香……数不胜数，让人目不暇接，还有天南星、玉竹、黄精、百合花等，各展风姿，小小一方庭院，简直像是一个绿色植物的大观园。

大观园中有赏叶的，看花的，观树形的，欣赏果儿的，就连那些树的皮色，也是一大看点，紫薇树皮色青润而雅致，金弹子树皮色炭化有墨韵，猕猴桃的藤蔓像倾泻而下的绿色瀑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花木盆景的认知，也在不断地积累，渐渐地有了新的想法，开始慢慢地谋划布局起来。茶余饭后，稍有闲暇，提壶洒水，执剪修枝，花儿嫣然，别有一番景象。